



hengzhao
HUPU

挣扎的琥珀

那特定时空中的滑稽双谑以及喜悦与悲伤，早已逝去，成为一个时代的化石。回望这只琥珀，看起来有温暖的色泽，内里却是透心的绝望和悲凉。

方俊 /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挣扎的琥珀

方俊 /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挣扎的琥珀 / 方俊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354-9099-5

I. ①挣… II. ①方…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4846 号

责任编辑: 田敦国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方方设计

责任印制: 邱 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5.8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9 千字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五叔的罗盘·····	001
走南闯北的人·····	015
南 山·····	029
鬼得很·····	042
狠人三霸·····	058
好人还是坏人·····	071
农民诗人与代销店·····	085
七师傅的新玩意儿·····	102
烂嘴的辉煌岁月·····	115
国 栋·····	130
骂人的艺术·····	144
挤牙膏·····	158
女人味·····	172
花 狗·····	187
潇 洒·····	201
跳农门·····	218
后 记·····	234

五叔的罗盘

陌生人来到我们村，肯定会说我们村又穷又冷清，人呢，也是一个个荏头二脑，又蠢又笨。但生活在我们这儿的人却把这个村子看成是一个能人辈出的大千世界。比如说，福胜，我们村著名的流浪汉，什么营生也不做，几十年都没被饿死，还顺带着游遍全国；海旺，我们村最著名的骗子，更有空手套白狼的本事，被他骗过的人不计其数，可谁也拿他没办法；志勇，我见过的最能侃最会侃的人，只要他端着碗筷或捏着根烟在村头的干粪堆或石碾子上一蹲，一村人就会笑得合不拢嘴；花狗呢，我们的村支书，他能把一个乱七八糟的村子治理得井井有条——当然，除了少数个别和他一样的能人，比如说福胜和海旺，他们游手好闲，又来无踪去无影，花狗拿他俩实在是没办法，其他人，要么下大门，铲谷子铲口粮，要么牵猪娃，实在不行叫民兵连长——狠人三霸，拿绳子给绑了，三下五去二，都会被治得服服帖帖……

五叔不同，五叔也被我们当成能人，却是因为他一辈子做什么塌什么，怕什么来什么——他是凭他的不幸才赢得村里人

的尊敬，成为能人的。村里人常说，这人要是倒霉呀，连喝水都塞牙，但像五叔这样倒霉倒透顶的人还真不多。正因为五叔是个倒霉透顶的人，他下的崽，我们理所当然就叫他“臭蛋”了。而五叔就叫五叔，不知为什么，村里辈分再大的人见了他也都叫他五叔。这可有点反常，我有时甚至怀疑，村里人敬畏的不是五叔，而是五叔身上的灾难。

五叔他“屋里人”，也就是生下臭蛋的那个女人，跟着个“货郎担子”跑了。那时臭蛋刚刚会走路，屋里没人带，他就一天到晚哭着喊着要跟我们玩。有时烂嘴和我，我们实在是对这个小跟屁虫烦透了，就会互相打个手势或说个暗号，然后一起躲起来或跑掉。不一会儿，满村满巷就会听到臭蛋那凄惨无助的哭号声。附近的媳妇大娘们也会放下手里的活儿，抱着拍着哄着：“看把孩子可怜成啥样了，看把孩子可怜成啥样了……”几年后，等到臭蛋会跑时，我们就很难再甩掉他了。小家伙不知是有跑步的天赋还是被我们训练出警惕性来了，我们刚一撒腿就会被跟上，我们走到哪儿他都会跟到哪儿。在学校里也是这样，他字还没认识几个就闹着要跳级，非要跟着我们一起上三年级。这时他不再动不动就哭了，他不仅不哭，还一天到晚乐呵呵地很高兴。因为他终于能像我们一样听得懂在村里流传的各种故事了。而这些故事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他爸的。这尤其让他觉得自豪。

老人们说，五叔他爸，哦，也就是臭蛋他爷——这时候臭蛋就会一脸的得意，不停地转着脑袋，对我们做鬼脸——是在稻场上碾谷时，被捆谷个子的草绳绊倒，仆在仰放在旁边的钉耙上死的，眼珠子还留在钉耙上……

五叔他娘，哦，也就是臭蛋他奶——这时臭蛋又会一脸得意，转脑袋，做鬼脸——是在放牛时，被牛角挑破了肚子死的。肠子流了一地，她急着用手去兜，哪里还兜得住？那牛是被雷惊了的，平时它才听五叔他娘的话了，她总是牵着它到远处草多的地方去放，还跟它说话呢……

五叔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是吃“百家饭”才活下来的。十几岁他就跟着路过的杂耍班子去闯荡，舞过枪棒，牵过猴，耍过蛇。后来杂耍班垮了，他还学过说书，打“沿门叫”……

这时候我们这些听众当中，总有人会爆出一大堆杂七杂八的问题，比如：什么叫打“沿门叫”？什么叫“吃百家饭”？“百家饭”好吃吗？……

真没办法，那人还总是听了又忘，或边听边忘，使得我们每次听老人们讲五叔的故事都听得断断续续，很不完整。

老人们开始还会耐心地逐一解释：“这‘沿门叫’哇，就是挨家挨户去唱鱼皮鼓。‘吃百家饭’呢，就是……”

这时那人就会又插进来问：“那什么叫‘唱鱼皮鼓’呢？”

“‘唱鱼皮鼓’就是讨米！这事到底还讲不讲的了？”老人终于不耐烦了，但又不好发火，因为那个总是不停地发问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臭蛋。

我有时真不敢相信，这么一个小屁孩怎么就会来这一套。每次被讲故事的老人训了他不仅不恼，还骄傲地做着鬼脸一个对我们说：“怎么样，你爸没讨过米吧，你爸没耍过蛇吧……”搞得我和烂嘴、我们所有听故事的人都哭笑不得。这样一来，关于五叔的故事似乎总也讲不完全，而且每次讲的版

本都不一样。但讲到最后，老人们都要这样总结道：“这人呐，一辈子遭了那么多的大难，哪能没悟出点道行？”这就是老人们崇拜五叔的理由，也是村里很多人崇拜他的理由。

就这样，五叔成了一个能掐会算，集相面、看风水、测生辰八字等各种能耐于一身的“半仙”。村里人起房子，要找他；盖猪圈，要找他；娶媳妇，或葬老人，也要找他。总之不管阴宅阳宅，还是红白喜事，都要问问五叔的意思，免得一不小心，犯了禁忌，对家门不利。那可不是搞着好玩的，要知道，在这方面，五叔可是最有发言权了。志勇也是，每当他要出门赌博或打牌时，他都要请五叔算算。那时五叔就会拿出一只罗盘，在房前屋后量量，然后又回到屋里，坐在蒲团上，两眼微闭，掐掐手指，口里念念有词，什么“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然后突然睁开眼睛作出预测：今天利东南，今天利西北，或者是上午利东南，下午利西北。有时他会干脆说，今天不宜出门。那时志勇就会根据五叔的指示，打牌时坐东南坐西北，或者上午坐东南下午坐西北，或者干脆不出门。

村里人崇拜五叔，五叔最崇拜的却是他的那只罗盘。五叔总是把它放在堂屋里的神龛上高高地供着，上面还搭了一块红布。一般情况下，连臭蛋都不会轻易看到。每天早晚，五叔还要给那只罗盘烧香磕头哩，慎重得很。

但有一天，我们还是看见臭蛋偷偷地把它拿了出来。他不仅拿了出来，竟然还学他爸的样，端着它绕着村头东南边的那棵大松树装模作样地转来转去。这下可稀罕死我们了。我们都围过去，终于看清了那个影响着全村人命运的神秘东西：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很多我们不认识的字，中间有一颗小小的

指针。

臭蛋指着那颗针对我们炫耀说，“不管你怎么转，它总是指着同一个方向，你们信不信？”

烂嘴说：“乱说，哪有那样的事？”

臭蛋端着罗盘转了转，那针动了动，还真就老指着同一个方向！这下可不得了了，我们一个个都吓得不敢靠近。连烂嘴，这个平时连天王老子都不怕的人竟也胆战心惊地问：“我们看了这个不会有什么灾呀祸呀的吧？”

看到我们突然一下子变得如此恭敬，臭蛋得意地说：“那可说不定！昨天我爸半夜起来撒尿时，看见我家的罗盘上有一道亮光，不一会儿，这道亮光又朝东南方飞走了。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我们一齐摇头。

臭蛋说：“我爸说了，‘今天东南方不利，村子里不是要死人就是有人要在这里受皮肉之苦。’所以我才把这东西拿来看看。你们看，这棵树不就是村子的东南方吗？”臭蛋的话，让我们一个个都心慌慌的，害怕极了。我们正想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五叔来了。只见他气得脸发白了，一上来就不问三七二十一，夺过臭蛋手里的罗盘就是一脚，把臭蛋踹倒在地，然后一只手抡起锄头柄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顿狠抽。我们慌忙四散，一口气跑到海旺家隔壁的巷子里，还在心惊胆战。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五叔——这个一向逆来顺受、心平气和的人发过这样大的火，那样子太可怕了。

“哎呀，”正看着眼前这场景的烂嘴突然大叫一声说，“臭蛋现在不正是在受‘皮肉之苦’吗？”

“对呀，对呀，还真的是嗨！”我们一个个都恍然大悟。

这时烂嘴却担心起来：“五叔总不会把臭蛋打死吧，他可只有这一个儿子……”

臭蛋没有死，可屁股痛了好几天。看到臭蛋一边揉着屁股一边努力地跟着我们时那歪歪扭扭的样子，我们更是觉得五叔和他那个罗盘简直太灵了，也太神秘了，非常可怕！

和五叔的各种恐怖的预测比较起来，我们更喜欢听五叔讲的恐怖故事。就像志勇侃大山一样，五叔讲故事也有他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所不同的是，志勇侃大山的时间大多是在早上，人们都举着大海碗围在一起喝粥时，地点是稻场边的那个石碾子上，或是村头的干粪堆上。五叔讲故事的时间却大多是在晚上，特别是夏天的晚上，地点是村头的那棵大松树下。那时人们都忙完了一天的活，饭也吃了，澡也洗了，搬上竹床，提上茶壶，来到那棵大松树底下乘凉。那棵树有一两百岁，是村子里仅剩的一棵老树。树下有一大块平地，可同时放下几十张竹床。树冠像一个巨大的伞盖，倾斜的枝条一直伸到旁边的水塘里。再热的夏夜，那树底下也总能听到风声。但要是听了五叔的故事，那大松树的风声就让人格外恐怖。

有一天五叔说：“有一次我在外面给人下屋脚，那家主人太热情，非要拉着我喝几盅，不喝不让走。没办法，我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所以那天搞得很晚我才一个人醉醺醺地回来。我身上有罗盘，走夜路从来不怕。那天也是，本来主家非要留我歇一晚再回来，可我不干。那天有月亮，很亮。有风，风也很大。我翻过一座小山，就开始下坡，可下着下着，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你们猜怎么着？日怪的那坡老长老长，

像总也走不完一样。坡路旁边还有很多松树，松树林里叫声也有点怪怪的，像是有人在哭。那天也是喝多了，迷迷糊糊什么都没在意。后来我好像看见迎面有一个白晃晃的人影一跳一跳地向我走来，我还以为他是瘸了呢。奇怪的是，离挨身还有好几丈远时，那人又绕着我跳到旁边的一条小路上，等我走过去时才又绕到大路上来。就在他绕着我走时，我感到浑身一阵阵发紧，鸡皮疙瘩直往外冒。像一下子清醒了似的，我猛一回头，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我们充满期待地问。

“那人的脚没沾地，也没有头，明明迎着坡上的月亮一跳一跳的却没有一点影子……”五叔还没说完，我们已经吓得大呼小叫了起来，小水、五苕他们几个胆小的更是都快哭出声来了。

五叔接着说：“也亏得我那天背了个罗盘，那罗盘是什么，不就是个照妖镜吗，不然那天他不会绕着我走，要是正面碰上，我就完了。你们想想，做我们这一行的，为了阳间的事，多多少少总要得罪些阴间的人吧，所以呀，这罗盘是轻易离不得身的……”

五叔还在不停地说，可我觉得我好像一不小心掉进那个故事里去了。远处的月亮就是那天晚上的月亮，头顶上松树的风声，就是那天夜里那片山坡上松树的风声。我也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感觉那个跳动的鬼影马上就要出现了……就在这时，五叔大声咳嗽了一下，吐了一口痰，拿过别人递上来的茶壶，猛喝了一口，又接着开讲了。

五叔说：“这罗盘呀，不仅能避鬼，还能造大事哩。”

“怎么个造法……”大家急不可耐地问，好像都急着想从刚才的恐怖气氛中挣脱出来似的。

五叔接着说：“大清国时啊，出了位阴阳大师。他从小没爹没妈，打长工又受尽欺凌。没办法，他跑到一个没什么香火的庙里做了和尚。庙里的老和尚，见他命苦，人又老实，手脚又勤快，就勉强收下他做徒弟。那徒弟果然不负师恩，除了每日里的经课外，端茶倒水，挑担砍柴，洗衣做饭，无不尽心尽力，把师父伺候得很是周到。眼看着老和尚日渐衰老，庙里的香火更是越来越不济了，其他的弟子都开始卷铺盖另谋出路。最后就只剩下那个新来的小徒弟还在身边伺候着。那小徒弟为报师恩，不仅对老和尚没有丝毫怠慢，反而更加勤勤恳恳，尽心照料。老和尚很满意，就在临死前的一段时间，教给小和尚一些五行八卦之术、阴阳预测之功，并把珍藏多年准备带到坟墓里去的一方罗盘交给了他。这时小和尚才晓得，师父原来是一个得道的高僧，为了传承好自己的衣钵，才故意在晚年里收起本事，以致寺院残破，香火不济，好让那些没有慧根的徒弟自动走掉。后来师父圆寂后，那小和尚就背着这方罗盘走南闯北，浪迹江湖。那罗盘经了那么多有道行的人的手，日日里抚摸，早已通体透红，浸满灵性。所以小和尚很容易就能给人家选出上好的阴宅阳宅，测字算命，扶危济困，指点迷津，也无不应验。慢慢地，十几年下来，他就成了江湖上一位最有名望的阴阳大师。可是随着他名气越来越大，他自己却变得越来越不甘心了，心想，我一手造就了多少人的显赫家世，大好前程，自己老了却要像他师傅一样，落得孤身一人，凄凉地死去，这多不划算啊！于是他趁着还不算太老时，还了俗，娶了

一房太太，生了一个儿子。他还把家搬到一个非常偏僻的村子，从此定居下来。那地方看似极普通，却是他大半生走南闯北时早就悄悄给自己选好的。剩下的时间他决定用自己平生所学，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儿子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一天，他算好自己快要死了，就把儿子和老婆叫到床前，嘱咐说：‘我死之后，不许声张。你们用一口大米缸把我装进去，缸我都预备好了，在院子里放着了，然后压上几块石头，缸口用透水的麻布箍紧。再将这方罗盘用黄绸盖好供在神龛上。当晚正子时，你们偷偷用木筏子将缸载到村后的水塘中心，那里有一大株荷花，是我去年就种好的。荷花旁边的水下有一个早几年干塘时就挖好的深坑，用竹竿一试就知道，你们把缸底砸个洞，就把缸沉到那底下就行了。回来之后，就将所有的门窗全部锁好封死，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准开门。吃的喝的地窖里已经备好。记住，不准生火，也不准开门，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开门，也不能跟外面人说话，写字条也不行，总之不能有任何接触，一直等到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的那个子时过了，才可以开门。’嘱咐完了，老人就不能说话了。过了几天，他果然死了。当晚他的妻子和儿子按他的嘱咐把他葬在那个水塘里，然后就真的闭门不出。村里就那么几户人家，有人发现他家好多天都没开门，就来看个究竟，看见他们家门上一把锁，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猜想他们家可能是走亲戚去了，就没再继续叫门。他们娘儿俩就每天掰着指头过日子，等着可以开门的那一天。可巧，就在马上要大功告成的那个晚上，儿子的舅舅来了。他又渴又饿又累，走到门前看见没人一着急就晕倒了。恰巧那天天气奇冷，风又大，还下起了鹅毛大雪。村里人

都窝在家里没出门。眼看着自家亲舅舅会冻死在自家门前了，做娘的心软了。她把儿子叫到跟前对他说，‘儿呀，那可是娘的亲弟弟你的亲娘舅呀，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哇。大富大贵咱不求了，只要有个安稳日子就差不多了。再说，离你爹说的时辰也差不多了。我看行了，再拖你舅他就会活活被冻死了。’儿子听了他母亲的话，把门打开了。突然，只见一道黄色的亮光从神龛上飞出门外，房前屋后顿时传来了一阵阵人喊马嘶的声音，不过不一会儿就恢复了宁静。娘儿俩把舅舅扶了进去，马上又把门关上。他们生起火，用热汤热饭救活舅舅，安顿休息不在话下。第二天天亮之后再把门打开时，他们才大惊失色。原来，房前屋后的树林和竹林，都变成了木兵木马、竹兵竹马。再往远处看，漫山遍野都是这样只差一口气就活了的兵马。村子里的人都给吓坏了。不久，县衙惊动了，府衙也惊动了，朝廷也惊动了。还传说，皇帝的传国玉玺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掉在地上，摔掉了一个角。不久，他们这一家人就被定了反叛罪，即将押赴京城，凌迟处死。官差进门前，阴阳师的儿子才想起神龛上的罗盘，他掀起那块黄绸一看，那方扁扁的罗盘，竟然变成了一块大大的玉玺，只不过那玉玺底面上的字还差几笔就刻完了。这时他才后悔不已，要是再等个把时辰，凭着这块传国玉玺，凭着这满山遍野的兵马，这天下就是他家的了……”

五叔讲的故事让我们都听呆了。我在脑子里竭力想象那漫山遍野的兵马，该是多么雄壮！这时有人问五叔：“五叔，你怎么不试着用自己的道行，用你的罗盘改改自己的运道呢，免得以后还要起早贪黑地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哎！”五叔长叹一声说，“这人的命上还有一个天命，人命可改，天命却不可违啊！到底哪些可改哪些不可改，也只有天知道了。”

“是啊，是啊！”老人们纷纷点头同意。

那天晚上，我觉得五叔真的很了不起。我没想到，一个平日里是那样普通的人，讲起故事来竟突然变得魅力无穷。听了他的故事后，我发现身边的一切东西都变得异常神秘，不仅是他的罗盘，还有村子里的树、竹子，还有塘里的烂荷叶……我想，要是让他来代替庆余当我们的语文老师，那该多好呀！

五叔还是每天又当爹又当妈地忙碌着，地里的棉花小麦，田里的秧苗，菜园子里的菜，田头地埂的红薯、玉米、南瓜和大豆都要他操心，回家后还要洗衣做饭照顾臭蛋，农闲时才帮人看地相面测八字。我们都认定五叔这辈子会就这样一直过下去，不会再做什么试图改变他命运的事了。因为他的运气实在是太不好了，做什么塌什么，他天生只能做个阴阳师。我奶说他这叫“人能命不能，五行八字捆死人”。奶奶这样说，我很害怕，我不无忧虑地想到，五叔的坏运道是不是就是他所说的天命，注定是无法改变的？要是那样我也就危险了，因为我好像听奶奶说过，我的命也有点和他类似。

令人高兴的是，两年后，五叔终于要为自己采取行动了。

那段时间，不时有某某庄上某某人的孩子考上大学吃上了商品粮的消息传来。大人们在村头的稻场上或者粪堆上兴奋地谈论着，个个羡慕得要死。回头再看自家的伢时，那眼光就有点蒙眬了，不像先前那样只是一味地充满了厌恶。五叔却端起罗盘在他家屋子周围转了好多天。大家都很纳闷，他这是要盖

房呢还是咋的？可有一天他叫人帮着把他家西南边披屋上的瓦顶给掀了起来，让儿子臭蛋住在紧挨着那间披屋的正房里。这就更奇怪了，我们都搞不清楚他要干什么。

还是志勇最先猜到五叔这样做的用意，他对五叔说：“五叔，臭蛋考大学还早呢，你这么早就开始预备着了？”

五叔说：“今年文曲星在西南，我是想让他从现在起就开开窍，不然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原来是这样！

五叔又要开始整事了！这消息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人们既羡慕又有点担心，大家还心情复杂地谈起好几年前，也就是五叔在开始看阴阳测八字以前，为了发家致富所作过的种种努力。他先是骑车到大别山上去采映山红，然后趁新鲜送到城里去卖给那里的花店；可做了没几天，就不做了。因为当别人发现这种只要一辆自行车和满身力气就能赚钱的生意后，大家一窝蜂都去做了。特别是大别山脚下柳河新集一带的后生伢，不仅离得近，车子新，力气大，还成群结伙的。刚开始五叔跑一趟，还能挣个十几块钱，后来只能挣几块钱，再后来他送去的花就没人要了。五叔还走村串户地爆过玉米爆过米泡。也是开始时生意不错，可有一次爆玉米时，一不小心，把一户人家的土山墙给爆垮了，砸伤了人，结果把爆东西的转炉都赔了进去，那个村子的人才肯让他离开。后来，他又在村里开了个餐馆，承包了村支部的食堂，专门给花狗和来开会的村干部们做饭；可又是没办几天就垮了，因为花狗他们总是打条子赊账，就是没见现钱……

五叔这次整事的结果会怎样，却是一时半会儿看不到的，

离臭蛋考学还早呢。臭蛋也没见怎么开窍，这一点我们最清楚了，我、烂嘴和他是一个班的。村里人问起时，烂嘴总是说：“没见什么呀，还是该挨打时就挨打，该罚站时就罚站。”后来大家对这件事渐渐淡忘了，他们可不愿意为一件事的结果等那么久。

那一年，梅雨季节似乎特别长。一天到晚都是没完没了的雨，下得人心里都快长毛了。男人们只得在屋里打草绳，女人们就挤在一起纳鞋底。像志勇他们这些爱赌的人却变得很忙，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地赶场打牌赌博。五叔也没闲着，趁农闲找他相面测八字看地的人也多了起来，他总是一次准备好几天的饭菜，让臭蛋回来自己热着吃，然后就拿着一把桐油布雨伞背着罗盘外出了。

事情发生前一点预兆也没有，甚至连五叔自己都没算到。一天半夜，五叔的房子，西南边那几面被掀去了屋顶的土墙，在连日来绵绵细雨的浸泡下像一摊泥一样倒了，住在隔壁的臭蛋，那个最会追最会跑的臭蛋，被压在了底下。当时五叔正在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里给人选地基，第二天，当他风尘仆仆地从外面回来时，臭蛋早已变成了一个扁扁的泥人。虽然乡亲们怕五叔看了受不了，把臭蛋脸上的泥土和血迹擦去了，但五叔还是半天没认出来。等他终于意识到环绕的人群中躺在门板上的那个小人就是自己的儿子时，他一下子就跪倒在地上，只说了一句：“天呐！我的命怎么这苦啊！”就晕倒过去。他的背上还背着他那方心爱的罗盘。

臭蛋的死，全村人都很伤心。我和烂嘴也很难过。因为除了吃饭和睡觉，这个没娘的小家伙几乎一天到晚跟我们呆在一